

五百多年前，明代刘伯温就说过：
“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
看，云贵赛江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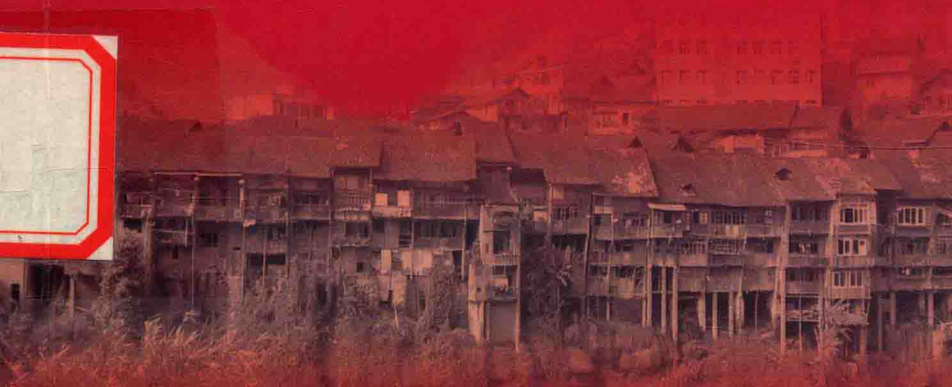
古堡

GU

BAO GU SHI

故事

王昌宇
著



中國文化出版社


五百多年前，明代刘伯温就说过：
“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
看，云贵赛江南。”



古堡故事

GU BAO GU SHI

王昌宇 著



中國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堡故事/王昌宇 著. —中国文化出版社, 2014. 09

ISBN 978 - 988 - 13292 - 5 - 7/W. 1864

I. 古… II. 王… III. 文学. 短篇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3642

中国文化出版社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0140355 号

古堡故事

作 者: 王昌宇

出 版: 中国文化出版社

总 编 审: 中国文化出版社国内编审处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北里甲 1 号

责任编辑: 红 玉

装帧设计: 四川世纪文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春晓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100 千

印 张: 4

印 数: 1 - 500 册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988 - 13292 - 5 - 7/W. 1864

定 价: 1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028) 61366158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火儿边趸来的龙门阵

(代序)

上世纪70年代前，丙安的乡下人，有个特别的标志，两根脚杆膝盖到脚背（俗称“连儿杆”）都布满玫瑰色的花纹，象水红色的蛇皮，叫“火斑子”，是长期在“火儿”边烤火所致。“火儿”书面语叫火炉。那时丙安乡下每家每户至少都有一个火儿，哪怕是三伏天火儿火不断。一是取暖，二是煨茶、煮鼎锅饭，三存火种，更主要的是那时的住房多数是“撬梆”草房和立木串架房，经常有烟火才经久耐用。

有客人来，火儿边让个位置给客人，煨在火儿中的瓦罐里倒碗滚辘辘的茶，递上烟，随即夹个火炭点上，多热情，多暖人心。火儿还是一天劳累后，家人团聚的地方，也是左邻右舍来聚会的场所。于是，许多龙门阵在火儿边产生、传播。

我的老家丙安，是黔北古老的城堡。莽莽大娄山在这里闯着了柔媚的四川盆地，缓了一些豪气，野烈奔腾的赤水河被长江的让水勒住了缰绳，忙碌的船只装来了蜀土的“龙门阵”，大路上络绎不绝的南腔北调的行人，这里冲落着许多“壳子”，吹下了许多“牛”。流传着从古到今人们都还摆不够，听不厌的故事。人们用故事传播道德、宣扬家风、教育后人。

幺公年轻时是个跑世外的人，接触的都是南来北往的人，心里装着摆不完的龙门阵。加之善谈，声音明朗，叙述清楚，中气足，很随和，喜欢“吹壳子”，我们非常喜欢他。晚饭后，我们几个孙子辈的把火儿的火“传大”，瓦罐的茶煨好，竹靠椅安好，便去死磨硬缠地把他扭到火儿边，要他摆龙门阵。从“熊家婆”

摆到“孙打婆”，从“烙碗记”到“西游记”；有张家长，李家短；有国家大事，远近新闻……不管是舀来的，自编的，都讲得有声有色，我们听得津津有味。这位老人在向我们传布“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道德的基本概念，教我们识别是非丑恶，懂礼节，要我们勤耕苦读，立大志，兴大家。这些龙门阵我带到学校，作文时有的是材料；进入社会，知道事情可为不可为；融入人生，确定了我的人生观。火儿边，人生的课堂；龙门阵通俗、易懂、易记的教材。幺公的龙门阵，使我受益匪浅。

一轮甲子过去了，当今没有火儿了，幺公的龙门阵还清晰在心。有电视了，电视连续剧比龙门阵精彩，龙门阵要中断了，但我舍不得，龙门阵不分场合都能摆，通俗易懂，教育意义深。于是，我在火儿边舀来的龙门阵，加上我根据石头的长像、树木的特征、动物的本性象幺公一样编了些龙门阵一起，编写成文。用这样的方式讲给我的家人、朋友、学生听，写出来刊在报纸、书刊上让全社会都来听。今把这些龙门阵集中成册，汇成《古堡故事》，使这些龙门阵往下传承，有益于社会。由于我水平有限，错误难免，望读者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再去“发贩子”（零售）。

本书得到了赤水市宣传部长马华的鼓励，宣传部副部长姚星富、档案局局长郑庆元的帮助，环保局副局长刘晓武照片支持，严忠青女士的通力协助，编辑、印刷、装帧、出版的同志精心工作，《古堡故事》才得以圆成。在此向他们和所有关心支持本书的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

作者

2014.8.26 时逢

第2届青奥会在南京开幕



目 录

进宝山	(1)
蟹情绝恋	(16)
独脚山王	(22)
花冠石的传说	(25)
吉祥锣鼓	(29)
精神堡垒	(32)
万年神龟石	(35)
问天	(38)
五福其昌	(43)
仙螺石	(48)
寻仙岩	(53)
玉蟾对月	(57)
灶神蒙冤	(61)
白体面	(64)
秤砣石上来生缘	(67)
耳朵杀人	(72)
黄鳝案	(78)
两个土地	(84)
廖罗汉	(86)
穷秀才仗义	(88)
让产报恩	(91)
三尊佛	(93)

水打瓦房	(95)
天心桥	(98)
王三烙铁	(101)
烧火佬的故事	(106)
丹霞金鸡的传说	(111)
俗对	(116)
李大嫂说谢	(118)

进宝山

宣统二年（1910年）。列强蚕食神州，清王朝懦弱无能，人民怨声载道，仁人志士义愤填膺，国民革命烽火蔓延全国，越烧越旺，清政权日暮途穷。清朝的官员们大官贪，小官刮，许多官员都想最后捞一把，为自己找好退路。

在四川成都为官的严寅亮却与众不同，他只想躲，躲开那五花八门的官场闹剧。回到生他养他的故土——印江。滚滚激荡的邛水，巍巍神奇的梵净山。那里梵宇重重，一片净土。那里“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一个安闲养老的地方。于是，想方设法摆脱了官场牵绊，便告假返回故里省亲。上司恩准后，赶紧备好车马，收拾行装，命家院急速护送家眷回印江。自己留下办好移交，带了两个家丁骑着马，一边赶路一边观赏沿途风景名胜。

出了成都，先到盐都自贡，再踏上川盐入黔的大道。穿过富饶的田坝，踏步秀丽的小丘，平平顺顺地来到赤水河边。看到河上木船来往穿梭，下水船鱼贯而行，船工号子激起波涛，掀起浪花。上水船扬帆鼓风、破浪推波。或竖桅拉纤，纤夫们一队队一排排，面朝黄土背朝天，手爬足蹬，汗流浹背，一步一步吃力地牵着船上行。河边停泊一排排船，把河岸挤得满满的，有的在装，有的在卸。竹排木筏随波逐流，依水而行，连成一条长龙。这就是川盐入黔的岸口——仁岸。目睹繁华的水运，严寅亮便想起在成都的时候，读过道光年间原仁怀直隶同知陈熙晋在任时写的竹枝词《之溪棹歌》五十二首。正是受《之溪棹歌》的诱惑，

才选从仁岸盐道回贵州。此时此景方知陈熙晋大人并没有夸张。便低声吟诵。

东门城下水鳞鳞，浦树沙鸥画不真。

邪许数声船舶岸，一篙犹带锦江春。

岸上城池山围水绕，城墙坚实，垛礅齐整，城廓楼庭雄伟壮观。几道城门人流拥挤，或肩挑背扛，或车载马驮，大有把城门挤爆之势。一派热闹繁华，忙碌喧闹的景象。严寅亮非常兴奋，但联想到朝廷腐败，不由低声感叹：“山河破碎，大厦将倾。这蜀之鄙，黔之边，竟呈现一派升平景象。好一幅《清明上河图》，在这里演绎。”

严公三人上了渡船，艄翁把三人推过了赤水河。走上一排大石梯，进了天泽门（北门），就进了贵州的门户——赤水厅。铁桶般的城墙把城里的街道民宅箍得严严实实。九宫十八庙钟鸣鼓奏，香烟缭绕；商号铺店，生意兴隆，闹热非凡。赤水乡民的仁德和虔诚，地方商贸的兴隆和繁荣，便一目了然。不愧为黔北重镇，川黔锁钥。

繁华、喧闹，不是严寅亮要的。就是躲避闹市才去寻找世外桃源。他要的是灵山秀水、清雅幽静的处所。情不自禁低声吟诵《之溪棹歌》中的一首：

绿荫浓翠一条街，风景城西分外佳。

山色渐低滩渐少，橹枝摇到旧仁怀。

于是，对家丁说：“走，赶到老仁怀去歇息。”

下午时分，出了聚金门（西门），顺河而上。远山在迎接这位老人，绿水倒影着这位风尘仆仆的贵州的游子。经夹子口，到贡献包，见一石牌坊大器雄伟，雕工精湛。便下马细看，此乃节孝坊，咸丰九年为张大昌之妾李氏所立，几副对联书写刚毅有力，赵书的味很浓。敢断定，原仁怀直隶厅定有翰墨高手。看罢，上马继续前行。翻过山王坳，过了梳凳石拱桥，经过一段竹

荫篷罩的石板路，一座白塔耸立路旁，十余块功德碑排列欢迎，欢迎你来到老仁怀——复兴。

到了大石桥，就要进老仁怀了。严大人忽然想起了《仁怀厅十景》。这大石桥应该就是仁怀厅十景中的《桥锁溪泉》了。便吟道：

溪泉沸沸向河流，春夏洪波跋涉愁。

桥设空中歌利济，高车骏马任遨游。

严公三人过了大石桥，进了下栅子，到街道上慢慢地寻找客栈。来到挂有“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的号灯门前，只听栈房“么司”（服务员）高声招揽客人：“客伙，麻布帐子花铺盖，清静无人扰，‘解手’又方便。”“新鲜饭呀滚豆花。吃了睡起扯‘噗醋’”。看堂口倒是干干净净的，便决定住下了。

太阳还没落山，复兴场的街灯就全亮了，凉厅下的大街没有黑夜。无论贫富，家门前都挂一盏灯。居民门前叫“檐灯”，商店、客栈、茶馆酒店是“号灯”。灯笼各式各样，有菱形的、有柿饼形的、有方形的、有六面的。灯笼是纸糊的，用纸五颜六色。复兴场夜晚的街道通明透亮，灯火辉煌，更是五光十色。街灯除了照明，方便行人外，还告诉来人或过路人“此户有人在家”。有的则用于祈福求利，驱邪免灾。而商号客栈的号灯，便是他们的广告招牌。

严寅亮喜欢这个古老而幽静的小镇。忘记了鞍马劳困，简单地洗漱后便走到灯火通明的街上来。两个随从，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这位老人身材魁梧，目光炯炯有神，步子不快不慢。他看到这一条与众不同的街道，全是凉厅子罩着，夏天不怕烈日，雨天不用雨具。在这里赶场、贸易不受天晴下雨的限制。他非常感慨，这里的地方官员和乡绅造福桑梓，繁荣商贸的独特设计。边走边看，他在看门上的楹联，号灯上的灯对。推敲对联平仄、音韵、对仗，欣赏书法运笔、布局、章法。这是他的习惯，走到哪

里看到哪里，学到哪里。透过这些楹联可窥此地的文化底蕴和官风民情。

下街的石栅子的栅额上，刻有斗大的三个字“复兴场”。严公看罢，指着“复兴场”三个字对家丁说：“有柳公权的韵味，清秀、端庄。就是仿帖临摹后，跳不出字帖的槽臼，过余拘谨。”

严公突然停住了。两个家丁马上跟了上去，严公反手拦住。原来前面一个小孩在檐灯下看书。严公过去问：“小童生，您看的什么书？”

“回长辈话，学生读的是圣贤之书。”小孩收好书，面对这位慈祥的老人，恭敬地回答。

“为啥不在家里读？”

“古人凿壁偷光，学生檐下借亮。”

“没钱打油？”

“君子固穷，穷则思变也。”

严公叫家丁，给小孩一块龙洋。小孩拒收。

“奖励你的。”严公说。

“考未获优，试未得甲。能奖励吗？谢谢。”行礼告辞。

“慢！我能看看你读的什么书吗？”

小孩双手将书递上。严公看到书名是《幼学琼林》，翻开封面，扉页上写着“梁一心童生习之。王木春赠。”“王木春是谁？”严公问梁一心。

“是炮台上王老爷。老爷出钱办学馆，不收老师钱，不交书本纸笔费。考得好还有奖。”

“好好读，定成大器。”严公鼓励梁一心。

严公无比感慨，对家丁说：“一个地方，光有灵山秀水，沃土良田不能算好。要有善政的官吏益民，开明的士绅新民。办办学馆，要有学子勤奋攻读，立志成才。人杰才会有地灵。看来回到印江办义学，倒是件利民之举。”严公停了一下，微微笑着说：

“不愧是‘老仁怀’，人怀其德，仁义之士呀。我们多在此地看几天，这个地方有看点。”

把书还与梁一心，返回旅栈。

严公累了。不是因为年近花甲，顶不住长途颠簸。而是在成都这些年，官场应酬，文友交往，人累心烦。倒在床上模模糊糊回到了他的从前。

“当年随兴书写‘颐和园’三个字，只不过是应付同乡状元夏同和大人的敦促，老佛爷竟用朱笔签了个‘录用’。自己都怀疑是不是搞错了。不说堂堂一个北京城书法方家如林，就翰林院大学士个个都是翰墨圣手，慈禧太后竟然圈定了我写的‘颐和园’三个字!?”

“我这个贵州印江出来的土家人，40多年的奔波，吃了不少苦，碰了不少壁。一枝拙笔，黔驴穷技也。这次真是受宠欲惊。”

“让我至今还后怕的是，老佛爷召见。在朝堂之上，令我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现场书写“颐和园”三字。手，刚提笔就开始颤抖，腿发软，额上沁出了汗珠，心跳加剧。是同乡夏同和大人给我壮胆，加之，我认定无退路了，只好背水一战。闭上了眼睛，吸足一口气，视若无人地把字写完。众官员没有吭声，老佛爷看后也没开金口。这时，心悬了起来，觉得大难临头，我的命运、全家的生死甚至九族的存亡都捏老佛爷手中。直到散朝，老佛爷没说一句话，我战战兢兢退出了午门。回家后几天都睡不着觉，闭上眼就被噩梦惊醒。几天后恩师传老佛爷懿旨，竟将颐和园内殿堂、楼、阁匾额十八方，对联二十三副，一并令我书写。这才如获大赦，欣喜欲狂。静养了几天才恢复了体力，调整了心态去书写。是梵净山佛心净土，是邛水滋养润育。禅机、元气、心力凝聚于笔尖；悟性、灵感、精神泼撒在纸上。以楷书行草篆隶各体变化，把殿堂楼阁匾额、对联一气呵成。老佛爷心悦，赏赐了一方‘宸赏’的玉章。”

“从此，我就烟飞腕底，墨涌寒涛，蓬山留翰，名噪海内。我常对同僚们说：‘余平生浪得虚名，愧不副实。’一遍两遍，就是把声音说哑。他们却说：‘严公书法已经神州大震，名扬海外。’于是求墨宝的官员络绎不绝，求教的人接踵而来。他们懂书法吗？把我的字拿去做求升官晋级的礼品，贿赂上司，作隐善扬恶肮脏交易的码筹，把我的书法拿去当花瓶作装饰。‘老佛爷爱的，奴才也应该跟着爱。’我就是乱画几笔，他们也装模作样地欣赏一番，像乌鸦叫嚷‘好呀，好呀’。我接应无暇，难以应付。我烦，我累，我愤怒，我要疯。躲不开，又得罪不起。”

“我爱名山大川，名胜古迹。成都的‘杜甫草堂’、‘望江楼’我喜欢那里先贤撰书楹联，骚人墨客诗词，典雅的建筑。不请我写我也要写。我便把我从梵净山云飘雾绕的高山峻岭悠然驻落到川西平原的落差。邛江水闯击峡谷奔流湍急突遇幽静而柔和，波澜不惊的变化。融于心，书于纸。用心来写，用爱去写。把贵州人的直朴、憨厚、粗犷融于字里行间。有如大山的逶迤巍峨，瀑布的宏伟气势。喜欢自撰自吟自书，文的意境用书法来表现，字的谋篇布局把意境演绎。”

在微笑中进入梦乡。

等他醒来，已经日上三竿。严公三人用过早餐，便到街上慢走闲看。走到上栅子太平门，栅额上刻着用颜体书写“老仁怀”三个大字，刚劲有力，浑厚大器。严公问路过的一位长者：“请问老人家，这‘老仁怀’三字是哪位书家的墨宝？”

“回禀先生，这个栅子是炮台上王木春王举人倡建的，字是王大人的长子王冠天的大作。”过路人答道。“王冠天是何出身？”“他，没有功名。他二弟王亮顶是光绪十三年（1887年）戊子科，中式第十八名举人。”哦，一门两举人，严公回想起了，我乃光绪十五年乙酉恩科举人，王亮顶乃是我师兄了，其父王木春人曾任过四川金堂知县。能返故里造福家乡，实属难为可贵。定

要登门造访。

半天的走游，小小的一个复兴场基本逛遍。

复兴场，坐落在赤水河的南岸，杨桥的小溪经大石桥出水合背流入赤水河，场背后大坝水田约有300多亩。东面“白崖背”像一排高高的屏障，抵挡赤水河上游吹的下水风。站在“白崖背”看复兴，三面是水，复兴场像张大木筏停靠在避风港内。白塔静静地立在山顶，是拴这张大木筏的石桩。悠悠山，桃红李白堆银砌彩，河边的麻柳、黄桷树滴翠浮青，秀色沁人肺腑。像一条花边半环绕着复兴。农夫不负好春光，一边驱牛犁田，一边唱山歌。赶路的人也驻脚欣赏这幅美丽的“犁春图”。

这个小小的复兴场，十庙齐全。江西商人的万寿宫，福建客家人的天后宫，湖南、湖北的禹王宫，广东帮的南华宫，都是外籍商人帮会会馆。终于明白了明代仁怀县治所为啥设在这里，还长达492年之久。这里是商贸中心，重要港埠。与众不同的还有依山傍水，滩险岩高。而小小的复兴场却有十道厚厚的石栅子进出，严实的大门关锁。上有盖，下有门，复兴是座易守难攻的城堡要塞。加之后面山上建有四座碉楼，连环一体，相互呼应。这些都是王木春大人办团练时的杰作。难怪，太平军翼王石达开攻不下这小小场镇，退至高山扎营，留下大、小营盘。复兴场军家必争，商贾抢占，当然会形成深厚的文化积层。

严公走至江西会馆。这馆10年前遭火灾，江西籍商人聚资修复，正好完工。山门楹联：“庙祀怀阳，洪锦恩波通赤水；神宗江右，庐山灵气接黔峰。”字体遒劲，有骨有肉，经匠工勒石，更显铁骨金肌。“好字，好字。”连声赞叹。边赞叹边移步进馆。馆内还有副对联：“鸡犬飞升，岂仙家之好；蛟龙扰害，非法士所为”严公觉得很有趣。连连称赞：“白话，浅显易懂。既在劝世，又在批评，定出自高人之手。”前殿、正殿、后殿、戏台、左右厢房。支撑木梁、门额楼边都有镂空雕和浮雕，以人物、山

水、花鸟、飞禽、走兽图案。雕工精湛，栩栩如生。严公甚为感叹：“成都还建过都，庙宇也不过如此。”

看罢江西会馆，漫步到了进宝山。进宝山的山门年前被大风吹倒，也在修葺。

高高耸立的“红岩嘴”，突然垂下手臂伸至“三分田”，延向“悠悠山”，摊开了手掌，掌中托着进宝山。山门面对观音阁，赤水河缠绕而过。可说是大山之灵气汇于此，江水之潮汐拜于此，龙盘虎踞，是建寺庙、衙门的风水宝地。山门修得壮观气派，就缺一块额匾。严公问石工：“大哥，没看见你们打的额匾？”

“回禀老先生，匾坯已打好，只等刻字了。”石工指着场坝中的一块大青石版。

“匾上的字写好了吗？”

“听说王幺公写。”

“是王亮顶大人？”

“不是，是王亮顶大哥王冠天的幺少爷。”

“他叫王幺公？！”

“嘿嘿。嘿，嘿……”

“请问大哥。去炮台上怎么走？”

“从这条大路上坡就是。”

“谢谢。”

严公三人来到炮台上。

但见，香樟浓密，柏树苍翠，围着一座豪华的庄园。八字朝门，威严显赫；朱门紧闭，神秘富有。门口有家丁看守。门枋上挂了一副贴金抱对：“复兴场王不出头谁做主；炮台上么添一点便称公。”黑底金字阴森而霸气。严公纳闷了，一个好善乐施，福荫桑梓的王大人家门口竟然挂这样霸道的对联。先是失望。后转想：是不是走错地方。

“请问家院，这可是王木春王大人的家否？”

“正是。”

“请禀报一声，印江严弼丞拜见王木春大人、王亮顶大人、王冠天老爷。”

“三位都不在，么公在家。是否通报。”

严公想，我倒要看看这王么公是何许人也。便道：“有烦了。”

家院进门，向王么公禀告。所谓的王么公，其实只有二十几岁，系王冠天的么儿，书名王一飞。此时正在书房由四、五个丫环陪着，临摹《剩广墨试》帖。单选“进宝山”三字抄写，满地都是写过的、揉成团的、撕烂的宣纸。

听得禀告，问道：“此人‘打头’如何？”

“是个老者，像个干事的人。”

“叫他进来。”

家院开门。打了个手势：“请进。”

严公三人在家院的带领下，进了院坝。一飞从堂屋出来，见严公衣著光华，举止大方，目光炯炯有神，不是公门之人便是富户。后面两个家丁，五大三粗，定非等闲之辈。便迎上去拱手道：“不知老伯光临，有失远迎，望老伯见谅。”

“哪里，哪里。不期而至，打扰，打扰。”

寒暄几句，进了堂屋，宾主让座。丫环看茶。

“敢问贤契，尊祖父何往。”

“祖父去重庆府处理要事，家严外出。”稍停，“老伯与我祖父熟？”

“尊祖父在四川金堂为官时，我就久慕了。”

“尊公是公门中人？”

“非也，老朽乃一介草民。”

“既是来访我祖父，就在寒舍住几日，等祖父回来细叙。”

“素手操扰，且敢深烦。在外随便走走看看，权作游览。”